

肆

啞舍

The Antique Shop



玄色／著

【典藏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肆

啞舍

The Antique
Shop



玄色／著

【典藏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哑舍. 四 / 玄色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02-012482-4

I. ①哑… II. ①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0420 号

责任编辑 胡玉萍 涂俊杰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校对 杨益民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11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 × 1290 毫米 1/32
印 张 7.625 插页 1
印 数 1—50000
版 次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482-4
定 价 4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它们在岁月中浸染了成百上千年。

每一件，都凝聚着工匠的心血，倾注了使用者的感情。

每一件，都属于不同的主人，都拥有自己的故事。

每一件，都那么与众不同，甚至每一道裂痕和缺口都有着独特的历史。

谁还能说，古董都只是器物，都是没有生命的死物？

这是一本讲述古董故事的书，既然它们都不会说话，那就让我用文字忠实地记载下来。

欢迎来到哑舍，请噤声……

嘘——

玄色

目录

第一章	织成裙	001
第二章	玉翁仲	021
第三章	天如意	039
第四章	无背钱	061
第五章	司南杓	081
第六章	犀角印	097
第七章	菩提子	117
第八章	獬豸冠	135
第九章	屈卢矛	153
第十章	双跳脱	173
第十一章	藿芜香	191
第十二章	涅槃盘	207
后记		222

第一章
织成裙



公元 694 年，房州。

李裹儿蹲在后院的花圃里怏气。十岁的她穿得跟个男孩子一样，粗布皂衣，头发分作左右两半，在头顶各扎成一个结，形如两个羊角，梳得也像个男孩子一般。若是旁人见了，倒会暗赞一声这娃娃生得好，像是观音大士座下的童子一般水灵有福气。

李重润寻过来时，见到的就是一个脏兮兮却又透着几分可爱的小娃娃。他不由得暗笑了一声，觉得自己这个小妹实在是有趣得紧。他自己也不过大李裹儿两岁多，但今年已经有了少年人的雏形，身材要远比李裹儿高上许多，很轻易地便把蹲在地上的小娃娃整个抱了起来。

李裹儿吓了一跳，挣扎了一下，发现是自家哥哥，便脆声唤道：“重照哥哥！”

李重润怕她摔倒，连忙松了手，扶着她在地上站好，皱眉道：“都和你说过多少次了，我改名叫李重润了。以前看你年纪小，也没太要求你。今天是你生辰，你也十岁了，以后要注意改口才是。”

李裹儿从未见过自家兄长如此严肃。李重润本就是皇子贵胄，一出生就被封为皇太孙，虽然后来和父亲一样被贬为庶人，但具有天生的皇家气度，随着年岁渐大，越发让人不敢小觑。

李重润确实是有些生气了，他知道自己若是不说重话，这个古灵精怪的小妹还会像以前那样把这话当成耳旁风。但他这脸刚绷住没多久，就发现小妹玉雪可爱的小脸蛋垮了下去。他暗叫一声“不好”，果然看到那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立刻水汽盈然，开始吧嗒吧嗒地掉眼泪。虽然知道这十有八九是假哭，

但也让他整个心都揪了起来，连忙把这个泥猴一样的小娃娃搂在怀里轻声安慰。

“重照哥哥是坏蛋……呜呜……”李襄儿今天本来就各种憋屈，这一下就像是找到了发泄的源头，拽着李重润的衣服就哭了起来。

李重润懊悔不已，拍着幼妹细稚的肩膀，叹气解释道：“小妹，你在怪爹爹和娘亲今天没给你过生日吗？今天京里来人了，他们没有心思给你张罗。”何止是没有心思，李重润想到刚刚父亲李显一听闻京中来了使者，连出门迎接的勇气都没有，急得在屋中团团转，几乎连自尽的心都有了。每次京里来人的时候这一出戏都会上演，也亏得他娘亲那么耐心地在旁规劝，否则父亲也坚持不了这么多年。

李襄儿显然也知道“京中来人”是什么意思，哭泣声立刻小了许多，在自家兄长怀中哭哭啼啼地问道：“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叫重照哥哥？为什么要改名字呢？”

李重润一怔，随即笑了起来。也许是双亲一直疏于理会他们这些孩子，当初他改名的时候，也只是父亲随口说了一句，他应允，小仙蕙那妮子不明所以但也默默地应了，就小襄儿执拗地不改口，他倒是疏忽了，一直不曾告知她缘由。李重润不回答，却反问道：“小襄儿，为什么坚持不改口呢？你姐姐很早就改口了哦！”

李襄儿听到李重润提起李仙蕙，就更加愤然，想要从自家兄长的怀抱中挣脱开，但后者却比她力气大。李襄儿挣扎了几下后，只好乖乖地保持原来的姿势，闷闷地回道：“不要改名字，改名字就像是哥哥换了一个人一样。”

李重润哑然失笑，没想到小妹的心思如此细腻敏感，虽然心中不以为意，但依旧耐心地解释道：“为什么这样想呢？哥哥还在这里不是吗？只是换个称呼而已。”

“不一样！仙蕙姐说过，名字是父母给孩子的第一个礼物，是非常重要的存在！”李襄儿抬起头，清脆地驳斥道。她的小脸上满是泪水斑驳的痕迹，此时瞪着一双和兔子差不多的红眼睛，倒是无比的可爱。但旋即她又哭丧着

脸情绪低落地说道：“可是仙蕙姐的名字那么好听，我就只是唤作裹儿……重照哥哥，我是不是捡来的啊？”

原来重点在这里。李重润闻言哭笑不得，从怀里掏出手帕，低头仔仔细细地把李裹儿脸上的泪痕和泥土擦干净，郑重地说道：“裹儿，你是母亲在到房州的路上出生的，当时我们连一块襁褓都没有，父亲脱下身上的衣服，亲自把你包裹起来，所以才唤你为裹儿，这其实是代表了他对你的喜爱啊！”

听着自家兄长温柔的声音，李裹儿渐渐停止了哭泣，睁着那双被泪水清洗过的分外清澈的美目，什么都没有说。

原来她果然是在不被人期待的时候出生的，她和仙蕙姐根本完全不能比……裹儿、裹儿……每次叫她的时候，父亲是不是都会想起那段窘迫悲惨的过去？

李裹儿垂下了脸，眼中的光芒慢慢地黯淡下来。

李重润并没有发现小女孩的情绪比之前还要低落，见她终于安静了下来，便牵着她的手去厢房换衣服。今天是小妹的十岁生辰，怎么也不可能让她再穿着男孩子的衣服。而且以后也不能这样，否则小妹年纪越来越大，这成何体统？

心中如此想着，李重润口中却继续前面的话题道：“我改名并不是因为不尊重爹娘的礼物，而是因为我的名字和皇祖母新取的名字音重了，为了避讳而改的。”他们的皇祖母取名为璽，同音的名字自然是要改掉的。

李裹儿这回没有再提问，她虽然没见过那位皇祖母，但通过她父亲母亲的只言片语，已经深刻体会到那位皇祖母的威慑。李裹儿仔细想了一下，发现自家兄长改名字是四年前，那么就是说那位皇祖母在四年前自立为帝了。

原来女子也能当皇帝……李裹儿心中的这个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年纪尚幼的她还没有办法想象未来的她会离那个位置如此之近，近得几乎唾手可得。现在的她更关心的是其他事情。

李裹儿乖乖地跟着自家兄长穿过后院，这个后院中的花圃已经改为了菜园子，她娘亲也亲自下地种些青菜补贴餐食。他们住的地方就更为不堪，勉



强算是可以遮风挡雨的几间破屋，就是多了两个自宫中带来的仆役。不过此时京中来了人，那两个仆役都到前面伺候着了。李重润亲自到厨房烧了壶热水，又找了件干净的衣服重新回到厢房。

他却没料到小妹的反应极大，看到他手中的衣服便迅速一扭头，冷然道：“我不穿！”

李重润耐着性子地哄道：“裹儿乖，这衣服是干净的，而且你今天也十岁了，难不成以后都穿着男孩子的衣服？你还要不要嫁人了啊？”

李裹儿咬牙切齿地低声嚷道：“我不穿别人的旧衣服！”她说完眼圈就红了，但这回却说什么都不让眼泪再掉下来，倔强地仰着头，强忍着泪意。

李重润一怔，这才反应过来，他手里拿着的是李仙蕙的衣服。他们一家人被贬房州，虽不算是被囚禁，但也不会让他们随便到外面抛头露面，自然会给他们一些银两。钱帛被有心人吞没一些之后，到手的也仅仅够糊口罢了，他们又哪里买得起新衣服。有时在酷寒的冬天，他们甚至都没有足够御寒的衣物。

李重润倒是不觉得李裹儿无理取闹。他小时候曾得过万般宠爱，高宗祖父在他满月那日就大赦天下，在他一岁的时候就亲自册封他为皇太孙，开府置官属。虽然幼时的记忆已经不太清楚，但李重润也知道自家父亲是曾经当过皇帝的，若不是皇祖母，他自己现在应该是当朝最尊贵的皇太子殿下，而他的小妹应该是最宠爱的公主。

这个念头只生起了一瞬间，李重润就强迫自己把它重新压回了内心最深处。

不能想，人心不足蛇吞象，他们一家子现在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几年前，他曾经的六伯父，废太子李贤就在巴州自尽而死，其中是否有什么隐情李重润不想知道，也完全不敢去猜想。

伸手抚摸小妹柔软的发顶，李重润暗叹自己粗心。李仙蕙只比李裹儿大一岁，有新衣服自然是给大的先穿，等不能穿了再给小的穿，但李裹儿却从来都不穿李仙蕙的旧衣服，这两个小妮子就像是天生不对盘一般。李重润没想

到她们在这种事情上也较真。

细看了下李裹儿身上的男装，李重润阴霾的情绪忽然一扫而空，勾唇笑了一下道：“裹儿，你不穿仙蕙的旧衣服，怎么就肯穿我的旧衣服啊？”他以前都没注意过，这时才发觉小妹身上的衣服极为眼熟，应是他几年前的旧衣服。

李裹儿立刻别扭了起来，期期艾艾地吞吐道：“重……哥哥和仙蕙姐不一样……”她这回倒是记得了要改口，没把那个字唤出口。

李重润满意地笑笑，润湿了帕子，把小妹的脸和手脚都洗干净。李仙蕙从小自立，但李裹儿自小都是他带大的，这些活计做得倒是熟稔。

待把李裹儿擦得干干净净后，李重润对她笑了笑：“裹儿，哥哥想看你换女装的样子，穿给哥哥看行不？”

李裹儿抿着粉唇，气鼓鼓地看着床上那套青绿色的藕丝衫柳花裙，很久之后才勉强地点了一下头。

李重润无声地在心中叹了口气，心想以后定要想办法，给小裹儿弄一套最最漂亮的衣裙。

二

公元 698 年，洛阳。

李裹儿不安地扯了扯身上的淡黄衫碧纱裙，这身齐胸襦裙是她哥哥李重润在全家回洛阳之后，特意带着她们姐妹去洛阳最好的绣坊定制的。在这裙摆上还绣有莲花图案，花团锦簇的。足足有七八层裙摆，从内到外是从长到短，像是一层层莲花瓣一般，而且并不显得布料累赘，反而轻薄得随着行走步伐而荡出一片片涟漪，像真的步步生莲一般。而且她的双臂之上还挽着一条嫩粉色的披帛，和裙摆上的莲花颜色交相辉映，今年已经十四岁的李裹儿已经初显窈窕身姿，这下更显袅娜娉婷。

她从小到大，都没穿过这么漂亮的裙子，而且是新裙子！不是姐姐穿过的旧衣服！



虽然她觉得走在她前面的李仙蕙穿的半臂月青对襟郁金裙也很漂亮，但她已大大地满足了。偷眼再往前看去，就看到了自家兄长丰神俊朗的背影。李重润今日身着紫色襦衫，腰束玉带，佩蹀躞七事，头戴黑色罗沙幞头，足踏如意形乌皮六合靴，刚刚十七岁的少年玉树临风，即使走在御道之上也足以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李襄儿不知道自己全家被皇祖母召唤到东都洛阳是什么用意，但看自家父亲母亲皆喜气洋洋，兄长又穿上了只有皇子才能穿的品级衣衫，可见这是喜事一件。

心情放松的李襄儿开始打量起周围的宫殿来。她的皇祖母称帝之后，便把洛阳定为都城，称之为东都。东都洛阳的宫殿据说和长安大明宫一样，也是凹字形宫阙，前为明堂乾元殿，又称万象神宫；东西两侧如巨鸟羽翼一般飞扬的高大宫阙，高耸入云气势磅礴。李襄儿自从进了洛阳城之后就一直仰望着这里，今日终于进得宫来，她的眼睛就再也舍不得眨，生怕少看了一眼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了。

一直注意她的李仙蕙秀眉微蹙，落后了几步，凑在她耳边低声威胁道：“襄儿，少做这等没出息的样子，以后我们还要住在这里呢！”言下之意是要看以后可以看个够。

李襄儿吃惊地一掩唇，微讶道：“啊？以后我们就住这里？”

李仙蕙被李襄儿这蠢样气得没言语，偷偷拧了一下她的腰间软肉，微嗔道：“你啊！昨晚就知道穿你这碧纱裙了，果然没把爹爹交代的话听进去。”

李襄儿极怕痒，连连告饶，两姐妹虽然从小就不对盘，吵吵闹闹是三天两头免不了上演的事情，但毕竟年龄相近，多年下来感情反而好得不得了。李重润在前面听到两姐妹的笑闹声，回头关切地看了两眼，又无奈地笑着扭回了头。

李襄儿昨晚倒不是没注意听，只是没太放在心上罢了，此时回想起来，立刻牙尖嘴利地反击道：“仙蕙姐以后可不一定会住在这里哦！我记得爹爹的意思，好像是想要把你嫁给武家的儿郎哦！”

李仙蕙闻言羞红了脸，却知道这是极可能的事。而那位和她谈及定亲的武家儿郎武延基，她几日前也偷偷央求自家兄长帮相看过，得到的评价很高，她也就放了心。但李仙蕙看不惯李襄儿一脸轻松戏谑的表情，刺了回去道：“襄儿你也别着急，武家的好儿郎可多着呢，爹爹定能帮你选个好的。”

李襄儿撇了撇嘴，并不当回事。她父亲与武氏家族联姻的用意谁都看得清清楚楚，但若是她不满意的，绝对不嫁！相信兄长也会护着她的。

这样嬉闹之间，众人本来严肃紧张的心情也稍微轻松了一些，穿过金碧辉煌的宫殿，来到精致的西苑上阳宫。上阳宫引洛水支流，穿宫而过，花圃中开满了娇艳名贵的花朵，据说一年四季这花圃中都不会断了颜色，就算是数九严冬时节也会剪彩为荷，更别说现在正值盛夏之时。上阳宫内造十六院中有一片人造海，海中还有仙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假山嶙峋，令人叹为观止。在回廊顶上有扇轮摇转，将人工海中的海水送上回廊顶端，注入回廊廊脊，廊脊旁又有孔眼，水流沿廊檐直下，形成细碎滴答的人造水帘，在阳光的映照下璀璨晶莹。行走在回廊之中，耳听水滴坠落之音，嗅着沁人心脾的花香，脚踏光滑微凉的青玉石板，隔着水帘望向廊外的上阳宫风光，当真是消暑避夏的风雅之地。

李襄儿自幼并未见过这样奢华靡丽的景象，她呆了好半晌，才发现李仙蕙也没好到哪里去，微张着粉唇目不暇接。李襄儿倒是没工夫取笑她，她这时发现，宫中的女子身穿各色女官服饰，华丽美艳，妆容精致红丹点颊，发髻繁复云鬓盛美。每当有三三两两的女官或衣着华贵的妇人经过时，都会有阵阵香风袭人，熏人欲醉。

从小到大，只穿过粗布住过陋室的李襄儿，觉得自己像是陷入了一场华美迷离的美梦中，连双腿都是酥软的。

穿过水帘回廊之后，上了水上廊桥，到了一处四面通透环水的临水阁。在缓缓飘荡而起的帷幔之中，一位尊贵的妇人坐在主位之上。李襄儿还来不及细看对方面目，便被身边的李仙蕙拉着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忍着膝盖的痛楚，耳朵里听到父亲正涕泪横流地和那位妇人说着什么，

李裹儿便知那定是她的皇祖母。

她倒是没兴趣听他们在说什么，偷偷抬眼，便看到了那妇人脚上穿的凤头高翘式锦履，目光再稍微高一些，就看到了一件无比奢华贵气的金丝罗衣摆，上用银线勾勒出层层云雾，织纹和绣纹都针脚细密精美无匹，在微风吹拂之下，那宽大的衣摆就像是旁边人工海上粼粼的波光，荡起阵阵涟漪。

那片银色和金色的粼光，看得李裹儿只觉得眼晕，不知今夕何夕。

也许过了很久，也许只过了须臾，悠扬温和的女官声音传入了她的耳中。

“……李裹儿秀外慧中，封安乐公主……”

啊……她果然是在梦中，希望她永远都不要醒过来。

三

公元701年，洛阳。

她果然是在做梦，而且还是一场噩梦。

李裹儿不敢相信地拉着李重润的袖子，结结巴巴地问道：“哥……你说……你说什么？”

李重润爱怜地摸了摸李裹儿尚未梳发髻的头顶，温柔道：“以后哥哥不能照顾你了，要好好照顾自己。”被骤然下旨赐死，李重润自然是不能接受的，但他再心有不甘，却也知道自己是不能抗旨的。只能收拾好了心情，央求那些督刑的公公们，给他一些时间与小妹告别。

李裹儿呆呆地看着面前表情苦涩的兄长，想起刚刚府中混乱的情况，确定这并不是开玩笑，不禁如坠冰窖，瑟瑟发抖。她如同疯魔一般，立刻起身拉着李重润的手臂道：“哥！哥！我们赶紧离开！我们回房州好不好？我不要这些！不要这些了！”她边说边把身上华丽精致的饰品往下扯，叮叮当地摔在地上。

李重润纹丝不动，把小妹还想扯开衣衫的手拢住。也许是接受了事实，

李重润反而平静了许多，甚至还扯出了一抹微笑，道：“襄儿，我们早就回不去了。”

李襄儿站在那里，浑身冰冷，兄长的手心温暖，但她却知道这股温暖转瞬即逝。她哆哆嗦嗦地问道：“因为……因为什么？”

李重润淡淡道：“皇祖母下的旨意，说是我和延基诽谤朝政，可怜仙蕙了……”

“仙蕙姐……仙蕙姐她也……”李襄儿彻底傻了，武延基是仙蕙姐的夫君。她之前也听到一些风声，他们不过就是私下随口抱怨了一下张易之、张昌宗那两个皇祖母的男宠……李襄儿浑身发冷，亲孙子、亲孙女和亲侄孙，都比不过两个男宠吗？

到底他们算什么？喜欢的时候可以册封为皇太孙，不喜欢的时候可以贬到千里之外；想起来时可以召唤而来，厌烦时又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掌控他们的生死。

他们是人！不是蝼蚁！

“爹爹呢？他没说什么吗？”李襄儿就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攥住了李重润的袖子，急切地问道。但这样的期盼，却在李重润无奈地摇了摇头后完全陷入了黑暗。

是啊，她怎么会忘记，她那个爹爹，在被贬房州的时候连京中来的一个太监都能把他吓得要自杀。现在虽然被封为了皇太子，但骨子里的懦弱是怎么都改不了的。李襄儿咬了咬下唇，边说边要往外走：“那我去和皇祖母说说，她那么喜欢我……”

这回换李重润反拉住李襄儿了，他哭笑不得地劝道：“襄儿，你心里也很清楚，她只不过是做个姿态而已。而且她下旨赐死，也不光是因为我对张家兄弟不满，而是容不得我罢了。”李重润顿了顿，他也非常后悔，不该如此轻率地按捺不住。因为他的优秀，朝中的局势开始微妙地有了变化，私下有很多臣子找寻各种理由来试探他。因为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他都是正统的



继承人。一时有些得意忘形，想来他是触犯了皇祖母的逆鳞。李重润自知这些事是不能跟李裹儿讲的，所以终是忍了忍，叹了口气道：“可怜的是仙蕙，她才是无辜被牵连的一个。所以这件事，你就不要再搅进来了，还是做无忧无虑的安乐公主，可好？”

李裹儿终于忍不住扑进自家兄长的胸膛号啕大哭。

“听话，我的小裹儿，永远都要穿最漂亮的衣服，过最幸福的生活，做大唐最美的公主……”

……

后来发生的事情，非常的混乱，都像一个个碎片，无论李裹儿怎么回想，都无法再拼凑出完整的回忆。她就像是一个人偶一样，被人强制地和自家兄长分开，即使她拼命地不想放手，长长的指甲都把兄长的手臂划破，也都被人一根根掰了下来。

等她重新恢复意识时，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她被侍女换上了素白的丧服，重新洗了脸束了发。在她房中的衣架上，赫然挂着两套衣裙。

一套是她的淡黄衫碧纱裙，一套则是李仙蕙的半臂月青对襟郁金裙。这两套衣服，都是两姐妹当年到洛阳时，她们兄长李重润买给她们的，也是她们第一套如此漂亮的衣裙。

只是即使如此漂亮的衣裙，当年从上阳宫中回来后，两姐妹也不约而同地脱下来，放进了柜子的最底下锁了起来。

因为皇祖母赐给了她们更漂亮更加无法想象的衣裙和饰品，精美到这两套衣裙顿时黯然失色，甚至于若是坚持继续穿的话，会有失她们的身份。

转眼间，三年已经过去，前面这两套衣裙无论是哪套，李裹儿都无法再穿上了。因为她的身形已经长开，再也不是十四五岁的童稚少女。但她还是珍藏着这条淡黄衫碧纱裙，因为这套衣裙对她意义非凡。

李仙蕙也是一样。

狠狠地闭了闭眼睛，李裹儿站在衣架前，模模糊糊地想起昨夜父亲那样的懦弱无能，甚至还打算让她代替李仙蕙继续与武家联姻！可那又有何用？

皇祖母连自己的亲侄孙也视如草芥！

愤怒和悲伤到了极点，李襄儿反而冷静了下来。

她早就已经不是当年会哭泣会撒娇的小姑娘了，在洛阳城的三年中，她已经学会了太多太多。

眼泪，是弱者的慰藉，强者的武器，所以她并不打算经常使用。

李襄儿狠狠地咬紧下唇，李仙蕙临死前，让婢女把她的那件半臂月青对襟郁金裙拿了出来交给她，是想说什么吗？

是想说，她们事实上并不是公主，而是别人手中的玩物吗？

李襄儿用手摩挲着衣裙丝滑的触感，指尖所及一片冰凉。

衣服确实是一个很奇妙的存在。《说文》中的释义，衣，所以蔽体者也。在最初的时候，也不过是为了遮挡身体，掩住羞耻之处而存在的物事。但就如同所有东西一样，衣服慢慢地就有了等级、分了阶层，有些颜色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有些颜色便被禁止平民使用。

其实分等级的，并不是衣服，而是人。

可是她又怎么甘心呢？

李襄儿绝美苍白的脸庞上勾勒出一抹令人惊心动魄的笑容，随后俯身把床上的两套衣服紧紧地抱在怀中。

她暗暗发誓，她一定要穿这世上最奢华最漂亮的衣服，拿回兄长和姐姐应该得到的一切！

其实，她最喜欢的，就是明黄色呢……

“重照哥哥……”一阵压抑的哭泣声在房中响起，最终微不可闻……

四

公元706年，长安。

李襄儿扶着女官的手，款款走在大明宫麟德殿的弧形飞桥之上，低头看着下面殿门外大广场上正在排练的歌舞。